

白居易传

□ 任 见

一 撰著缘起

为居易白公立传，兹意由来已久，也着手已久。

世有不少名笔大家研究白居易，其中有中国学者，也有外国人士，他们都富有成就，或于某个侧面，或于白居易的总体生活、写作及命运道路，可谓灿然卓然。

白居易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尤其是一位“以诗纪事”的诗人。白居易的诗，大多明白晓畅，但由于历史的文化的原因，现代人看起来，诘屈聱牙固有难免，所以书中某些引用白诗，实际上经过了作者的再度创作，情形突出者如《卖炭翁》，白诗原以“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做结，而本传中则有笔者的“卖炭翁，浊泪两行步难行。红绡白绫压仓久，虫蛀水渍不堪用。千余斤炭半月苦，寒冷饥馁相交并。布衣粗食终不得，涕泣重返南山中”诸句，则为叙事文学之必要也。

几句赘言，仅为《白居易传》开篇。

二 溱洧竞流

唐，大历七年，早春，冰消雪融，阳气初升，清风生暖。

新郑县东郭村一所小官僚的宅第新有弄璋之喜，阖宅欢欣，奔走相传。

其时并无金光映壁，也无仙乐绕梁，然所诞白家男丁，后名居易、字乐天者，却成为有唐一朝乃至其降千百年众口皆碑的大诗人。

白家，祖上曾占籍韩城和徙居下邳——

当初，白家高祖为官司空，有功于北齐，诏赐庄宅两所，位于同州府韩城县。白家上祖白志善，生子白温，官至朝散大夫兼检校都官郎中，迁徙于华州下邳县。故自司空而下，都官郎中而上，白氏家人死后皆安葬于韩城。

白居易祖父白锺，大历八年五月三日遇疾不治，殁于长安，春秋六十八岁，以其年权厝于故乡下邳县下邳里。

白锺任官河南巩县令，退休后，曾购宅于荥阳郡新郑县北之临洧乡居住。后来，白居易父亲白季庚又率领全家迁居新郑县西之东郭村。

白居易的祖父去世，遵照当时的礼节，白季庚等五弟兄都得丁忧居丧，守孝三载，所以大历八年五月到大历十年五月，亦即白居易两岁到四岁间，跟随父亲生活于下邳，之后回到新郑县东郭村，度过了他的天真宁馨的童年时代。

白季庚丁忧之后居官宋州司户参军，建中元年，又授彭城令，很少回家，因此白家子女一并跟着母亲生活，教养的责任，就由白居易的外祖母和

母亲白陈氏承担起来。

待到白居易和白行简出生，完全由母亲抚养成人，还有慈爱的外祖母照顾。至于日常饭食，接待宾客，和睦邻里，精心女工，弹琴读书，处处都是母亲的身影。

白居易兄弟四人，上有一个哥哥，下有两个弟弟。哥哥白幼文，曾任符离主簿和浮梁主簿。弟弟白行简，字知退，小名阿怜，官至主客郎中。另一小弟白幼美，小名金刚奴，不幸九岁夭折。

白母陈氏夫人有学问，也有见识，善于教育子女。她对白居易兄弟的爱，超过了一般的骨肉之情。她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倾注在对孩子的教育和培养上。

白居易生性聪颖，异于常人，在兄弟几个中，最得母亲疼爱。白居易三岁时，母亲便手把手地教他读书写字，五六岁开始学习写诗，八九岁时即谙识声韵。

白季庚后来任官徐州别驾和襄州别驾，白陈氏一如既往地承担教育儿子的责任，对几个儿子的学业要求甚严，但态度总是那样和蔼可亲。

白居易自己回忆，父亲不在家中，几个孩子因为年幼不能就学，由母亲亲执诗书，昼夜教导，循循善诱，从来不曾大声呵斥一句。

白居易十二岁离开东郭村，将无忧无虑的童年留在了湊洧二水竞流的新郑，直到五十六岁，卸任苏州刺史北还洛阳，途经东郭故里，才有缘一发怅然之叹——

生长在荥阳，少小辞乡曲。迢迢四十载，复到荥阳宿。去时十一二，今年五十六。追思儿戏时，宛然犹在目。旧居失处所，故里无宗族。岂惟变朝市，兼亦迁陵谷。独有湊洧水，无情依旧绿。

三 越中孤旅

大历年间，有唐一朝发生了绵延八年的“安史之乱”，大乱之后，地方军阀割据，中央政权力不从心，李唐王朝转入衰败。

当时，淄清平卢节度使李正己，占有淄、青、齐、海、登、莱、沂、密、德、棣、曹、濮、徐、兖、郓等十五州，拥兵十余万；幽州节度使朱滔，占有河北北部的幽、蓟、涿、营、瀛、莫、平、洺、檀等九州；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占有河北中部的恒、定、易、赵、深、

冀等六州；魏博节度使田悦，占有河北南部及河南北部的魏、博、贝、卫、相、磁、溟等七州；襄阳节度使梁崇义亦占有襄、邓、均、房、隋、郢、复等七州之地。这些强藩剧镇，招集亡命之徒，缮阅兵杖，自署将吏，意在土地传付子孙，不禀朝旨，不输贡赋，俨然以独立王国自居，有的还“结为婚姻，互相表里”。他们时而互相攻战讨伐，时而连兵抗拒朝廷，导致战祸连年，民不聊生，河南一带，为害更甚。

建中二年秋天，淮宁节度使李希烈联合各路大军进讨梁崇义，时平卢节度使李正己新丧，其子李纳擅领军务，据淄、青、齐、海、登等十五州之地，背弃李唐，为支援梁崇义，乃派重兵扼守徐州埇口，企图截断汴河航道的粮运。

时任徐州刺史的李洧本是李正己的从父弟。彭城令白季庚趁机劝说李洧归顺朝廷。李纳由是更加忌恨，不顾其族侄身份，派遣精兵二万围攻徐州，攻打李洧。徐州并无戍守兵卒，白季庚说服吏民坚守危城，奋勇抗敌，甚至站上城头，亲掌矢石。苦苦坚守四十二天，各路救兵方至，城池解围，航道得通，徐州一郡七邑及埇口得以保全。

徐州守卫战后，白季庚因功受奖，破格升迁，由朝散郎超授朝散大夫，自彭城令擢拜徐州别驾，并受赐绯鱼袋。

白季庚升官不久后的建中三年，白居易便随着母亲，离开了新郑，来到父亲的任所。然而他们并没能在徐州久住下来，因为战事照旧频繁，生民依然度日艰难。

建中三年冬天，李希烈和李纳等四五个节度使各自称王，攻城略地，徐州不断受到侵扰和威胁。为家庭安全计，白季庚只好把家眷转移。他将夫人孩子寄居符离城北埇桥村，一年之后，建中四年冬天，又送白居易投靠亲友，避难于越中。

这年，白居易十四岁。

当时的苏、杭二州，是东南地区的两个大郡，由于未经战乱，加上韦应物、房孺复两位刺史的治理，所以依旧是一派繁华富庶的景象。那“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西子湖，“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的钱塘江，“江南丘壑之表”的虎丘山，还有许许多多巧夺天工的杰作——楼台亭阁，赢得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誉。然而这优美的湖光山色、精巧的建筑布局，非但不能填补少年白居易空虚的心灵，反而勾起了他的无限乡愁——

江湖漂泊,无可寄托,惟在朋友相聚时,靠碰杯遣散乡愁。谁知深夜醒来,但听得山馆窗外,淅沥雨水敲打梧桐的枝叶,浓深的乡愁又将人淹没。遥望故园,还能怎么样呢?楚水吴山,万里相隔。忽然有友人返回河南,赶忙拜托代为看望家中兄弟们,家书没有修完,早已流下数行乡泪。

白居易十五岁时得知朝廷之进士试,于是在越中游历期间,发奋读书,准备应进士第,诗文成就,已见不凡。

但白居易当时毕竟年少,远方孤处,病魔时袭,寂寞难以排解,除夕之夜,阖家团圆之时,不惟思亲尤甚,更其挂念家族中众位弟妹——

感慨时世艰难,长夜不寐,百忧丛生。离家万里,一别经年,面对书案上的如豆孤灯,只有夜夜梳理思念啊。

早春之季,万物复苏,越中莺飞草长,北方也将次第迎回春色,但那里兵连祸结,身处异乡的游子不能归去,只有愁绪满怀,于明月当空之时独登江楼,怅望北方,遥托心事——

云水苍茫难辨,楼头孤客旅愁无限,春来入越,季节流逝,总是深夜梦归乡里。遥远的北方不断滚动着战尘,南北国土间的通道上早已生满荆棘,兵荒马乱,何日是个尽头呢?

四 长安诗名

离乱使年轻人早日成熟,十六岁的白居易开始为自己的前途操心。

豪门贵族的后裔,可以借赖祖上的荫庇,过上富足的生活,白居易不是,他只能靠勤学苦读去博取功名。

京城长安,文化隆盛,人才荟萃,可以切磋学问的人很多,真正有学问的人也容易得到达官显贵的赏识,受他们举荐而取得一官半职,实现“兼济天下”的远大抱负。白居易决定到长安去。

恰在此时,背叛朝廷的淮宁节度使李希烈被其部将陈仙奇毒死,豫南、淮西战事停歇,越中至长安的路途恢复通畅,于是满怀希望的白居易,于贞元三年夏天走进了都城长安。

繁华的大长安,殿堂楼阁星罗棋布,房舍屋宇鳞次栉比,大街小巷纵横交错,红男绿女人山人海。店肆罗列,商业忙碌,有时兴的刺绣、绫罗、锦

缎,有精美的陶瓷、铁物、铜器,有西域来的石榴、葡萄等水果,甚至还有夜明珠之类的稀奇珍宝,琳琅满目,多不胜收。

白居易初来乍到,长安的一切都使他感到新奇和兴奋。但他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没有心思欣赏这飞光溢彩的都市生活。在驿站中稍事休息,就袖着诗文遍访京城大家,其中就有享有盛名的著作郎顾况。

顾况担任掌管编纂国史和起草朝廷重要文件的著作郎,无论在朝在野都极负盛名,求见的人极多,常常门庭若市。他既是大诗人,又是宰相李泌的挚友,十分高傲,一般士子求访不易,更难得到他的赞赏。

白居易去拜谒顾况,一方面是想得到这位前辈诗人的指教,另一方面也企望得到名家褒扬的荣誉。

初见时,顾著作很瞧不起白居易这个初出茅庐的陌生少年,接过他所呈诗卷,看到书衣上的姓名,借而调侃道:“居易。哈哈。不过,长安物价高贵,居留大为不易啊。”及至读到《赋得古原草送别》中“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诸句,不由大为赞赏,随即改口誉扬:“青年才俊如此,长安居亦易矣!”

顾况对少年诗人的刮目相看顿时惊动长安,白居易的诗名不胫而走,大著于世。不久,白居易乘着激情写出《咏王昭君》,在长安城被争相传抄——

满面胡沙满鬓风,眉销残黛脸销红。愁苦辛勤憔悴尽,如今却似画图中。

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

时在夏天,长安天气酷热难忍,达官贵人抢购冰块祛暑,以至于货缺价奇,不得如愿,然而,白居易需要冰块,售冰者却用筐装送,分文不收,他们喜爱这位难得的诗才,愿意无偿为他服务。

白居易在长安刻苦攻读,不敢有片时懈怠。时光荏苒,日月替递,不料这年冬天气候奇寒,白居易偶染小恙,遭遇未曾经过的低温,酿成了长久连绵的病痛,直到贞元五年上元,仍难痊愈——

帝王之都逢佳节,灯火辉煌,车骑喧嚣,自己却被病痛困于斗室,无心也无力前往追逐热闹。第一个月圆夜,春风沉醉之中但闻万家行乐,独我一

人这般愁苦。

长时期的攻读劳碌,也不知晓摄生之道,青少年已然杂病相扰,这样的身体,到老来可该如何将养?

都城长安虽然繁华,但“安史之乱”后,灾荒频仍,物价飞涨。白居易这样的清贫书生要想长久居住,已经日见艰难。恰在此时,他又接到父亲来信,说家中生活日渐拮据,已无法维持他在外的开支。他真正体会到顾况所调侃在长安“居大不易”的滋味。

重要的是,白居易看到“中朝无缙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的书生,专凭自己的诗才而没有功名,是不能进入“仕宦之途”的,他决定回家养病,病好之后,参加科举考试,求取一官半职。

出身寒门的读书人都是这样凭借学问步入仕途的,自己为什么不能呢?

贞元六年,白居易离开长安,经过长途跋涉,回归符离埇桥。

当时,他的父亲白季庚仍在徐州任上,哥哥白幼文已经长大并且功名有成,当上了浮梁县主簿,符离城北的家中只有他的母亲、外祖母和两个弟弟。

贞元七年,小李白幼美不幸病歿。金刚奴的逝去给幸福美满的家庭投下了一层凄惨的阴影,这抹阴影将近一年才慢慢消散。

五 鸳鸯琴瑟

符离小城,位于水陆交通要冲,物产十分繁华,风景非常秀丽。汴河缓缓流过城南,濉水汤汤来自西北,奔向洪泽,城内港汊纵横,清幽的埽湖,碧波粼粼,水禽飞舞,令人心旷神怡。

白居易经过越中、长安等地八年漫游,阅历、见识大有不同。他明白,要想出人头地,博取功名,惟有苦读,方为出路。故而从未为符离的山水风景所惑,而是一如既往地志存高远,埋头苦读。

符离,时在徐州治下,任官徐州的白季庚不失天时地利,在符离城北埇桥一带置买了一处庄园。这里成了白居易读书交友的一方仙境,在符离北苑,白居易结识了年长于己的刘五、二张、二贾等“符离五子”,登山临水,诗酒高会,相互唱和勉励,使其积极准备的科举应试大获助益——

刘五文采俊美,行为独立,跟白居易的兄长白幼文同为符离主簿。白居易于符离相识刘五时,行年二十,而刘五已三十矣,但得意之交,心迹亲近,年齿俱忘。寓居同县,每日里均能听说对方消息。刘五感到寂寞时,一大早就来找白居易,白居易觉得萧条时,哪怕天晚也要去走访刘五。

白居易和刘五,朝来暮去,携手同游,春雪初晴,共暖寒酒,秋夜拨灯,写诗联句。碧绿的埽湖,两人一起观赏白鸥轻翔,清冽的濉水,两人一道目送红鲤潜泳。聊天不管时光,手攀树枝站到日暮霞飞,共饮哪有数量,相互扶将醉踏落花归来。

二张、二贾几位兄弟居住得更近了,每得闲时便结伴访白居易、白行简兄弟。明月之夜,大家悠然散步在蜿蜒的小路上,落雨天,则连日同宿在草堂中。

有一日白居易把镜自照,看到唇间冉冉有髭须生出,不觉大惊,年岁渐长,还只知游玩,功名怕要耽误啊。心下畏惧,乃与二张、二贾相语,友谊长存,需要保持,但你我几位须得早日清醒,发愤立志,刻苦不懈,博取功名,才是大道正途。二张、二贾听后俱为憬悟,约定各各苦读,相聚只在诗文交流。

白居易在符离的生活还是轻松愉快的,他和行简在攻读之余,有时去流沟寺前古松下盘桓,有时去横山头欣赏桃花,有时跑到埽湖边上静看波涛碧绿,有时坐在濉河边上垂钓鲜肥的河鱼。

这年,和白居易青梅竹马的东邻农家女儿湘灵十六岁了,出落得非常美丽,而且略通音律,嗓音婉转悦耳,在熏香醉人,秋高菊黄的季节,白居易与湘灵开始相互爱慕,很快沉入热恋之中——

娉娉婷婷的姑娘,十六岁的花季,像美丽的莲花,像下凡的姮娥,在白居易心里,她胜过一切天仙。

白居易常常单独外出,或袖诗,或携卷,禀告母亲曰访刘五,会张、贾,其实是私约湘灵。白居易为湘灵吟诵新成的诗句,湘灵为白居易轻唱刚刚学会的新词,在傍晚的幽静小路上,你情我意,徘徊万端,直到清月高挂,犹是难舍难分。

实际上,白居易和湘灵,心身俱已合一,只是不敢告知双方大人。

暮色朦胧,月华如练,花蕊笼罩轻烟,我思念着情郎,终夜不眠。雕饰凤凰的琴瑟,我刚刚停奏,

心想再动蜀琴,又怕触鸳鸯弦。饱含情意的曲调,可惜无人递传,但愿它随着春风,送到遥远的燕然。忆情郎啊——情郎他迢迢隔在天那边,当年递送秋波的双眼,而今成了流泪的源泉。您若不信贱妾怀思肝肠欲断,请归来看看明镜前我的容颜……

听着湘灵姑娘深情的歌儿,白居易觉得自己理解她的九曲柔肠,他起誓道:灵儿,你唱这《长相思》的意思我明白,我决不会忘记你的。等到了功名,我就会娶你的。

湘灵更深地依进白居易的怀中:有你这句话就够了。我也不求你娶我,只是能有一天做你的下人也就心满意足了。白居易紧紧地抱起湘灵:不,一定要做成夫妻,做成众人周知的夫妻。

但当有一日白居易的母亲知道了他们的恋情之后,立即表示强烈的反对。她的观点是,白家三代为朝廷干事,丈夫已经做到别驾了,门第比较高贵,儿子经过地方考试,几次得中,诗文优秀,京考又定将博取名次,料定今生已是朝廷的人,而湘灵,家中世代农民,住在穷巷寒舍,长物无多,惟有黄土地里讨营生,怎能般配?

真挚的爱情很难拆散,家庭的反对没有减少白居易和湘灵的幽会。隐秘地相处反而使他们的爱更加醇美,更加炽热,一日不见,势如三秋。见此情景,白母与白父商量后,决定让白居易离开符离,同全家迁往襄阳居住。

时值冬日,天寒地冷,傍晚,白居易在湘灵家中跟心爱的人儿悄然作别,两人身体相拥,热泪相融。

长久地亲热之后,湘灵送给白居易一个香荷包和一双绣花鞋,泣言道:这鞋子是我新做的,还没穿呢,总想哪天穿上给你个欢喜的,现在就送给你带去吧,日日夜夜,就像我跟着你一样。

六 乡贡连及

泣别湘灵,回到家中,白居易彻夜难眠。可在自己家里,哭也哭不得,说也说不得,只有将泪水吞下,藏进肚底。

两颗心之外,谁人知道深浅呢?无情利剑斩断了连理枝,从此之后,孤寂的深夜两只鸟儿只有各自独栖了。河水再浑浊,有清的日子,满头乌发,也

有白的时候,惟有悄然别离,令人心碎——预料彼此没有后期啊。

在启程前往襄阳的路上,白居易不时地回过头去,再望一眼,再望一眼,心中的符离——

双眼的寒泪,被冻得不能流淌,车马每经过一处高地,即要匆忙地回头遥望。怎能忍受,未来的漫长岁月,千里之外的异地孤旅,夜深人静,独望相思之地,备受煎熬时,何计消哀愁?

白季庚离开徐州任上,短时间迁调衢州,旋又于贞元九年北返,除任检校大理少卿兼襄阳别驾,白居易全家离开符离来到襄阳,即在此时。

襄阳古城,历史久远,胜境甚多。诸葛孔明的隆中山,“轻裘博带”的关杜祠,还有堕泪碑,习家池,鹿门山……白居易为排遣幽思,在名胜古迹间纵情游走。人文景观的启示,大自然奇美风光的感怀,使他在寻访、领略之际,写下了不少俊美大气的诗文新作——

楚山碧岩岩,汉水碧汤汤;秀气结成象,孟氏之文章。今我讽遗之,思人至其乡;清风无人继,日暮空襄阳。前望鹿门山,蔼若有余芳;旧隐不知处,云深树苍苍。

白家团聚襄阳,其乐亦融融。可是万万没有料到,意外的变故却发生了,贞元十年五月二十八日,六十六岁的白季庚突然病逝于襄阳官舍。

由于白季庚生前为官清廉,没有什么积蓄,突然过世,担任符离主簿的白幼文和白居易兄弟三人不但没有能力把他的灵柩运回原籍,甚至也无力较好地安葬,这使白居易痛苦万分。只好把父亲灵柩暂厝于襄阳县东津乡南原村,然后跟哥哥一起护送母亲、外祖母和弟弟返回符离故居。

父亲去世,俸银断绝,白幼文因为守孝,也没了薪水,再加饥荒岁月,白居易家庭的经济情况变得非常困难,日常生活常常难以维持,昼行有饥色,夜寝无安魂。若是湘灵父女尚在符离操劳农作,肯定会慷慨相助的,但他们一家迫于穷困,流落别处谋生去了。白居易对湘灵的思念也只好深埋心底。

贞元十年至十三年,白居易在符离故居遵制守丧,主动过着谢绝交友的窘迫日子,读书作诗之外,倒是增加了置身下层的机会,使他实在而确切地目睹并理解了黎元百姓的深重疾苦——

一夫不田,天下有受其饿者;一妇不蚕,天下

有受其寒者；斯则人之性命系焉，国之贫富属焉。河南、安徽战乱之后，又逢连年灾荒，世事艰难，田园寥落，家业空尽，白氏家族骨肉兄弟离散各地，相吊形影，不得安顿，像九秋蓬蒿辞根漂泊，如千里孤雁羁旅不停，明月下各自垂泪，惟于暗夜心心相通。

贞元十四年，白幼文赴任饶州浮梁主簿。不久，为生活计，也为前途计，白居易决定摆脱这种日益艰难的窘境，南下饶州，先去宣州溧水看望在那里做县令的白季康，再去饶州浮梁投靠长兄白幼文。

这年夏天，白居易先把母亲、外祖母和弟弟行简送到洛阳，住在族兄家里，然后他踏上了南下的旅途。一路上心情抑郁，不知到了南国又会如何？明月清辉散漫在清浦，愁闷的旅人孤卧于寒舟。烦冤袭人难以入寝，短暂一宿长过两季。因为缺衣乏食，来做江湖宦游——

光阴坐迟暮，乡国行阻修。身病向鄱阳，家贫寄徐州。前事与后事，岂堪心并忧……

贞元十四年，白居易在溧水顺利通过乡试。十五年，在叔叔白季康的和哥哥白幼文的安排下，参加了宣歙观察使崔衍在宣州主持的贡试。

白季康为县令的溧水隶属于宣州，宣歙观察使兼宣州刺史得崔衍既是白季康的上司，又是好友，崔衍也知道白居易的诗才，自然比较重视。

试题《窗中列远岫诗》和《射中正鹄赋》，白居易的答卷才华横溢，如愿赢得崔衍的赏识，和另一个秀才侯权一起取得“乡贡”资格，被举荐去长安参加进士考试。

宣城州试之后，白居易立即赶回洛阳，为又一届经冬历春的皇家科举进行准备，十年寒窗苦学一举金榜成名的重大人生关枢将要来临。

七 擢第京师

通过科举取士，通过文牍考试选任官吏，是大唐皇家的人事方法。

在各地学馆念书的“生徒”是科举考生的主要来源，另一类未入学馆者自己向所在州县报考，即白居易这样的“乡贡”。

“进士”一科，尤为重要，许多名臣由此出身。进士试实际上是诗赋比赛，对文人的吸引力和及

第的难度可想而知。

长安都城，轩车高乘络绎不绝，笙萧歌舞喧闹不止，可白居易只能向隅而立，苦诵苦背，日暮霞落，青山空空，夜半三更，明月寂寂，卷帘下是应试者的满腹愁绪，怅惘中是思乡人的两眼泪光。

自二十岁以来，白居易苦读诗书不敢有片刻懈怠，白昼课赋，夜间课书，间歇课诗，不遑寢息，以至于口舌生急疮，手肘成胼胝，正值青年却异常瘦弱，年龄未老而齿发早衰，勤学苦读至此，想想难免悲哀。

进士试，百里选一的及第率，考生姓名亦不密封，都为权贵提供了舞弊之机。因此，考生们怕白费了十年苦读，竞相置办礼物，奔走豪门，希望得到推荐，得到提携，增加及第的把握，是为“行卷”。

白居易自然也希望得到帮助，但作为一个文采斐然的才子，他需要的不是试外援引，而是主试官的正直公允。怎奈“行卷”恶风铺张，一介文士无力幸免，白居易也于贞元十六年正月向给事中陈京投递“行卷”，并附长信一封，措辞虽然不亢不卑，企求得到吹嘘揄扬的心思依然传达——

正月吉日，乡贡进士白居易谨遣家童奉书献于给事阁下。伏以给事门屏间，请谒者如林，献书者如云。多则多矣，然听其辞，一辞也，观其意，一意也。何者？率不过有望于吹嘘翦拂耳。居易则不然。今所以不请谒而奉书者，但欲贡所诚，质所疑而已，非如众士有求于吹嘘翦拂也。给事得不独为之少留意乎……

贞元十六年二月十四日，中书舍人高郢主持的进士试如期举行，试《性习相近远赋》和《玉水记方流诗》，策五道。白居易以第四名高中。在同榜进士陈权、王鉴、郑俞、吴丹、杜文颖、崔玄亮等十七人中，时年二十九岁的白居易还是最年轻的一个。

依照礼俗，新科进士放榜之后要参拜座主，谒见宰相，以及慈恩寺题名、大雁塔留念、曲江宴游、出席杏园探花宴等一系列礼仪活动。白居易一一参与之后，便是迫不及待地东归洛阳，报喜母亲。

离京之际，同科进士设宴欢送，同唱衣锦还乡曲。

十年苦读一举成名，上榜未觉得高贵，省亲方感到荣光。同榜一起相送，丝管雅声响彻京郊。人生得意，离别之恨也忽然消散了，酒至半酣，长途旅行也不算什么了。翩翩东归，马蹄轻盈，春日莅

乡,该是何等美好啊。

白居易回到洛阳,一家人皆大欢喜。但在欢笑声中,他并没有陶醉。因为进士及第只不过取得了做官的资格,并不马上授给官爵,要得到职位还需经过吏部选试。选试过关,呈请皇上,才能授给官职。为了对付更高一级的选试,他必须继续勤奋学习。

在洛阳短暂停留,白居易便赴宣城拜谢崔衍的“贡”举之情,同时也希望得到崔衍的继续推荐、提拔——

……身忝乡人荐,名因国士谁。提携增善价,拂拭长妍姿。……霄汉程虽在,风尘迹尚卑。弊衣羞布素,败屋厌茅茨。养乏晨昏膳,居无伏腊资。盛时贫可耻,壮岁病堪嗤。擢第名方立,耽书力未疲。磨铅重剗割,策蹇再奔驰。相马须怜瘦,呼鹰正及饥。扶摇重借便,会有答恩时。

于宣城小住之后白居易遂去饶州浮梁长兄白幼文任所。以新科进士身份与兄长相聚,心中比较愉快,一直住到秋天,方归符离故居。

八 再会湘灵

白居易回归符离已是贞元十六年秋风萧瑟的九月天气了。

符离又刚刚经历了一场战乱——泗濠节度使张建封病卒,部下推举其子为留后,德宗不许,致使军乱,德宗命淮南节度使杜佑讨伐之,竟然大败,九月德宗不得不诏书张建封之子为留后。

虽说是场闹剧,也毕竟经过兵燹,悲风杀气,染遍山河,生民涂炭,疮痍遍布,惟有流沟山下的寺院,门前依旧静静地飘着白云。

这次在符离,白居易处理了外祖母的丧事,尽了孝心。

白居易此番符离逗留堪为清静,除了必要的外出交际,便是读书作文,预备皇家的拔萃考试。能在符离较长时间地待下去,还因为湘灵姑娘也回到了符离。

刘五、二张、二贾等“符离五子”,或为官吏,或为商贾,或为求取功名,离开家乡。故交中只有湘灵,还在孤身相守。而白居易之于湘灵,又何止牵心萦肺呢?

早年,他们原本是两小无猜的玩伴,但随着岁

月的演进,知识的丰富,共同的兴趣和爱好,把两个人的心紧紧地拴在了一起。数年以前,俩人就曾秘密地构想美好的未来——

愿作远方兽,步步比肩行;愿作深山林,树枝连理生。

但碍于门第与礼法,白居易和湘灵,连恋情都不能公开,更别说婚姻了。即使在白居易得中进士之后,街坊邻里格外高看的符离埭桥,两人离得如此之近,也不能随意厮守。白居易因此常常在北苑独饮闷酒,翘盼日夕。

酒盏摆上桌几,斟酌一定满上又满,也难以排解相思,但看眼前身侧,枝头华英缤纷下落,又一个春天将逝。行年三十,不要在盲目自豪少年高中了,人生百年,已经溜走三分之一啦。

青春易去,前路茫茫,彼此倾心,相爱弥深的灵儿,一起生活的愿望不得实现,苦闷、怅惘、空虚、落寂的漫漫春秋该怎样度过?莫若一盅接一盅一盞连一盞,就这样沉醉不醒。

他为湘灵写过一首一首和泪带血的诗,有的录在册中,有的印在心底。近日偶尔跟灵儿幽会,却是一句也无法吟给她听。农家男女到了年龄也自然婚嫁,自己连心上的人儿都不能迎娶,真是枉读诗书,枉为进士。只在杯盏间隙,喃喃地自我复诵,聊以排解——

不得哭,潜别离;不得语,暗相思;两心之外无人知。深笼夜锁独栖鸟,利剑春断连理枝。河水虽浊有清时,乌头虽黑有白时。唯有潜离与暗别,彼此甘心无后期。

这是贞元九年离开符离时的泣血之句。

食檠不易食梅难,檠能苦兮梅能酸。未如生别之为难,苦在心兮酸在肝。晨鸡再鸣残月没,征马连嘶行人出。回看骨肉哭一声,梅酸檠苦甘如蜜。

河水白,黄云秋,行人河边相对愁。天寒路旷何处宿,棠梨叶战风飕飕。生别离,生别离,忧从何来无断绝。忧极心劳血气衰,末年三十生白发。

这是贞元十四年行脚溧水、浮梁时的哀痛之辞。

艳质无由儿,寒衾不可亲。何堪最长夜,俱作独眠人。

这是独赴长安求取功名时的寒号之音。

湘灵对白居易的温存和依恋,使白居易痛心,也为她本人带来无尽的悲苦。白居易不敢长住下

去了,于贞元十七年秋天离开埇桥,离开符离,转道洛阳,准备次年应考吏部的拔萃铨试。

再度与湘灵生离死别,秋风秋雨中,一对有情人的心早入了寒冬。

九 孤直坚贞

李唐王朝的科举制度是,进士放榜后一至三年,再应吏部的铨试,铨试合格方才授予官职。

铨试的内容包括身、言、书、判四种。白居易比照自己的条件,拟应贞元十八年吏部侍郎支持的书判拔萃科试。地方官的主要任务是理讼断狱,判,是官吏决狱断案的判决书,吏部认为:观其判,则才可知矣。

由于判在吏部拔萃科中极端重要,白居易自然是要认真准备的。他在寓居洛阳的半年多时间里,大量地练习判文,取得了实在的提高。他将自己的判文练习一百零一篇编为上下两卷,名为《百道判》,足以表明其认真与自信。

吏部试同礼部试一样,也是始于当年十月,毕于次年三月,经冬历春才能完成。

所以,白居易于贞元十八年冬前往长安参加铨试。这届铨试是吏部侍郎郑珣瑜主持的。经过一次次地考试选取,白居易与元稹、李建、崔玄亮和刘禹锡等名列甲等,联袂登第,数月的拔萃考试也使他们几人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贞元十九年,白居易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的官职。校书郎官秩为正九品,品阶虽不甚高,但属于文采之选,许多名人均也初授此职,其仕途前景又是很光明的。

校书郎的平常事务是勘正文章,校对典籍,整理图书,白居易决意以此为起点好好地干下去。他在长乐里租了一处房屋居住,也算定居下来。房屋是德宗建中年间宰相关播私宅的东亭。关播去世于贞元十三年,关播去世后房屋一直空置。

此番长安寓居跟以前大不相同了,工作十分清闲,月俸一万六千,人不再劳累,钱也花费不完,既没有衣食之虑,也没有人事牵绊,租了三四间房子,买了一匹好马,雇了两名仆夫,心里常常处于满足状态。在都城的熙熙攘攘之中,校书郎可以睡到日上三竿才起来梳头。上下班弹性掌握,工作也率性而为,七八挚友,你来我往,窗外有竹可玩味,

门外有店可沽酒,何以待君子?数杆对一壶。

白居易住进关宅东亭,发现大宅各处多有植竹,东亭院落的东南隅就有一片,因无人照管,显得杂乱无章,荒秽不堪。关播为相虽说十分窝囊,但其内心深处还是颇有气概的,总想仿效其祖上关羽建功立业。白居易动手收拾东南隅的竹林,刈除杂草,清去脏土,梳理乱枝,培铺新壤,连续干了好几天,面貌为之大变。元稹、崔玄亮诸友来会,个个啧啧称妙。

白居易唤来工匠,将东亭墙壁重新粉过,于白壁上作《养竹记》,以孤直坚贞自勉自励——

竹似贤,何哉?竹本固,固以树德,君子见其本,则居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体道,君子见其心,则思应用虚受者。竹节贞,贞以立志,君子见其节,则尾砥砺名行,夷险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树之为庭宴焉。

校书郎属于闲职,没有什么羁绊和约束,因此贞元十九年冬天,白居易告假东返。

十 痛别符离

白居易的三叔白季轾在许昌做县令,白居易决定去三叔处小住,实地考察一下地方官的本务,也是筹谋自己的未来。

河南道许昌县,地处陈、蔡、郑、梁之间,贞元以来,兵祸连绵,民生遭受严重破坏。白季轾贞元十八年到任,乘其弊而为政,可谓受命于危难,但他能做到约己以清白,纳人以简直,立事以刚毅,一年多就取得了显著政绩,对白居易触动甚大。

白居易在许昌县小住期间,适逢白季轾新修官舍落成,白居易写了一篇许昌县令新厅壁记,赞颂叔父的人品与政声——

许昌地处要道,建中、贞元之际,大军聚于此地,兵痞残害百姓,战火焚毁城郭,农田里生满荆棘,官舍被烧成灰烬,此时此地的地方官,做起来能不艰难吗?白季轾在正直用人、清廉为政的同时,倡导储蓄,命先营粮仓,后建公署。农闲时用工,而且公平给酬。官舍建成,深浅有度,宽窄合适,俭不至陋,壮不至骄,可以遮雨挡风,更有利于视事。官吏的形象因此树立,政务的处置因此便利,百姓的收入因此而增加,一举三得,其孰不赅

之哉？

白家历来以清简为训，做叔父的严厉奉行，不敢有点滴差错，做侄子的援笔记下，也觉得十分自豪。当地收成之好坏，田赋之多少，有专人记载，就不多说了，仅新官舍之修造一事，便可见正直官吏之作为也。

许昌小住之后，白居易便经徐州回符离。他想这次就将符离的家全部搬迁了，谁知事不由人，一到符离，便又陷入与湘灵姑娘的情感漩涡之中。

湘灵姑娘已经二十多岁，因为白居易的关系至今不曾出嫁。白居易当然也未娶妻，如果湘灵出嫁了，他的心可能得点安慰，或者也就娶妻成家了，可是湘灵一直孤守闺中，这使白居易心痛不已。

白居易曾经再次试探性地请示母亲，母亲比以前更固执。白居易自己也犹疑难定，除了门第差距之外，现在又有礼教与吏秩的制约了，将居身于衙署之内，交游于官贵之间，列伍于朝堂之上，有妻如湘灵者，又何以处之？然而，自己与湘灵，却是以身相许、指天为誓的啊。

这次居于符离，天天五味杂陈，不能终日。跟湘灵寻得片时欢娱，过后则愈加沉重，幸福与罪愆的决战使白居易愁眉紧锁，不得开颜。

湘灵十分懂事，不求婚嫁，还不断地安抚白居易，设法使他宽心。但来自湘灵的慰藉愈多，反而愈使白居易深困愁城之内，纵使日日酩酊，厚结也无可稍解。

两颗心之外，这世上没有人知道深浅，连理枝被无情分开，孤寂的寒夜，两只鸟儿只能各自独栖。月亮缺了，有圆的时候，树叶谢了，有重生的日子，惟我与湘灵的情意，只有令人心碎的结局吗？

在重重的心理矛盾中，白居易在符离待到了次年春天。

贞元二十年早春二月，白居易将家搬离了埇桥。这第三次离别，可能就是永诀了，白居易一步三回头，泪眼模糊中，硕大的车轮仿佛从两颗心上隆隆轧过，满世界血色淋漓……

十一 芳草照眼

与湘灵姑娘别后，白居易自知后会无期，不免四顾灰暗，谁知路过彭城，蓦然却发现了一道亮

色。

彭城地居枢纽，交通四达，控豫鲁而瞰江淮，占地灵而蓄人杰。白居易在这里遇到了才貌盖世、歌舞绝伦的奇女子关盼盼。

生于贞元三年的关盼盼，出身于书香门第，文采出众，诗词优美，精通音律，弹得一手好琴，更兼有一副清丽动人的歌喉和高超的舞技，再配上她美艳绝伦的容貌，轻盈婀娜的体态，让无数世家公子望眼欲穿。

贞元十九年，关盼盼十六岁，被武宁节度使张愔重礼收为家妓。张愔是洛阳人，性喜儒雅，颇通文墨，对关盼盼的诗文十分欣赏，而关盼盼的轻歌曼舞，更使他每日里如痴如醉。虽然张愔妻妾成群，但因关盼盼能与他谈诗论文，对关盼盼情有独钟，在彭城西郊，专为盼盼修建燕子楼别墅一处。

燕子楼依山面水，风景绝佳，楼前溪流弯弯，溪畔垂柳如烟，雅致宜人。春夏季节，双双对对的燕子穿柳而过，翩然飞至楼头，给幽静的美境增添了无限的生趣，因此关盼盼和张愔一同议定楼名“燕子”。

关盼盼与张愔常常在溪畔柳堤上缓缓漫步，在燕子楼上欣赏夕阳暮色，多少个月明之夜喁喁低语，数不清的晓雾蒙眬中相偎相依。他们年龄相距甚远，竟也情投意合，十分恩爱，关盼盼得到了特殊的爱抚和欣慰，张愔也享受到乐人生难得的浪漫色彩和美妙境界。

白居易诗文优秀，又是新科进士，官居校书郎，路过彭城，素来爱诗重才的张愔邀他到府中，设盛宴殷勤款待。酒酣时，张愔乘兴唤出十七岁的爱妓关盼盼作陪。

关盼盼出场，席间顿然为之一亮。白居易不由叹为天人。关盼盼对白居易这位朝野闻名的大诗人也是心仪已久，崇拜有加，对白居易的到来十分欢喜，掩不住巧笑嫣然，频频执壶为他敬酒。

张愔让盼盼为客人表演歌舞，也是借机展露一番自己爱妾的才艺。关盼盼欣然领命，借着几分酒力，连唱了几首白居易的诗歌，又表演了自己拿手的“霓裳羽衣舞”。盼盼的表演十分成功，歌喉和舞技都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白居易大为赞叹，仿佛当年能歌善舞的倾国美人杨玉环又出现在眼前——

水红纱裙，体态轻盈，醉态娇容，犹若仙子。翩

翩舞身侧,若袞风袅动牡丹花枝,隐现诗心中,似红玉雕就不磨倩影……

盼盼的舞姿太动人了,忽如轻风吹拂,忽如彩云飘绕,动中有静,静中有动,令白居易心旷神怡,不由多喝了七八十来盏,不住赞叹关盼盼的娇艳情态无与伦比,只有花中之王的牡丹才堪与媲美。张愔盛情留客数日,在燕子楼别墅与白居易尽兴,每日少不了以关盼盼佐酒。

张愔以燕子楼会诗人而志得,白居易惊喜于关盼盼的诗才,关盼盼娇羞地表达对白居易的仰慕,各人各情,合并作徐、泗一带难得的文坛佳话。白居易被张愔安置在燕子楼高阁内歇宿,后半夜依然难眠,起身踱步至廊台尽头。近观盼盼的寝室,灯影飘渺,丝竹悠扬,谐和着盼盼的浅吟低唱,偶尔可见张愔高大的影子晃过橙红色的纱窗,远望柳影浮荡,月色如水似雾,不由感喟人生开阖难

定,意中滚滚,波涛难平——

人在世间,得伶俐美人儿仰慕,何等地舒心惬意也哉。

回顾自己,十多年来潜心攻读,误了多少良辰美景啊。

湘灵姑娘虽说痴心可嘉,毕竟诗书琴曲比较关盼盼还是略逊一筹,迈出斗室,迈出情感围城,原来大千世界,处处都有芳草照眼,令人心旌摇动啊!

泣别湘灵的情景渐渐模糊,彭城之遇盼盼,使白居易的情感取向转了弯。功成名就之后,及时丰富人生、把赏美人儿的骚客意识在白居易心中潜滋暗长了……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 后山